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###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醞酒酬師

這回書話表安老爺家報喜的一聲報道公子中了，並且中得高標第六，闔家上下歡喜非常。道賀已畢，便要打點公子進城，預備明日揭曉後拜老師、會同年這些事，此時忙的怎能分身再去梓潼廟赴那個「題糕雅集」？正要著人去辭謝，卻又不好措詞。恰好梅公子早從城裡打發人來打聽，說：「城裡已經報動，聽說公子中了，因關切遣人來打聽。果然恭喜了，便請公子張羅正事，不必赴約。」安老爺這裡打發來人，又專人前去道答，就便打聽那邊的信息。一時諸事停當，才打發公子進城。公子辭過父母出來，又到書房先見過先生，然後才動身。這且按下不表。再講場中那天填完了榜，次日五鼓，送到順天府懸掛起來。安公子同下場的那班少年，只莫世兄中了，托二爺中了個副榜，餘皆未中。那場裡的三位主考拜榜後也便隨著出場覆命，那些內外簾官紛紛各歸寓所。就中單講安公子那位房師婁主政。這個人雖生長在個風高土厚的地方，性情不免偏於剛介，究竟面目不失其真。只因他天理中雜了一毫人欲在裡邊，就不免弄成那等一個乖僻性情。自從在場裡經了那番，才曉得雖方剛正直也罷，也得要認定情理，不是鬧得脾氣的，早力改前非，漸歸平易。因此出場後便急於盼望這個第六名門生安驥來見，要看看他究竟是怎的個人，好細問他一個端的。

恰好這日安公子第一個到門拜見。投進手本去，他看了，連忙道：「請！」安公子早已褻襲而來。他一看見是個風華濁世的佳公子，先覺得人如其文。當下安公子鋪好拜帖，遞過贊儀，早拜下去。他也半禮相還。安公子站起來，便說道：「門生年輕學淺，蒙老師栽植，知感知勉。只是自問閱歷未深，體用未備，此後全仗老師生成教誨。」他便一把拉住公子的手，說道：「年兄，你我諸話莫談。我且問你，你平日作過一樁甚的大陰德事？先講來我聽。」

公子被他這一回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只得答道：「門生在家閉戶讀書，凜遵庭訓，不過守著幾句『入孝出弟』的常經，那裡有甚麼陰德？便是有，既曰『陰德』，門生自己又怎的會曉得？」婁主政一聽這話，心裡說道：「這個門生，且莫合他講文章，只聽說話，就比我通些。」便又問道：「然則一定是尊翁大人平日有個甚麼大功行了？」公子忙道：「門生父親平日卻是認定一片性情，一團忠恕，身體力行；便是教訓門生，也只這個道理。要定說那一樁是功行，門生一時卻指不出來。」

他聽了，早大聲急呼的說了一聲：「如何！這就無怪得動那等兩個大力量的來玉成你這功名了！」安公子此時如何想得到他這位老師在場裡會見著他祖岳、岳父了？聽他說的這等離奇，倒覺駭異，不禁問道：「請示老師，這話因何說起？」

他才恭肅其貌，鄭重其詞說道：「年兄，你今日東修來見，我其實慚愧。你這舉人不是我薦中的，並且不是主司取中的，竟是天中的。」說著，便把他在場裡自閱卷到填榜，目擊安公子那本卷子，怎的先棄後取的情形，從頭至尾不曾瞞得一字，向這個門生盡情據實告訴了一遍。還道：「賢契，你看這段機緣得不謂之天乎？倘然不是那個老人、那位尊神開我愚蒙，只我婁蒙齋蒙蒙一世罷了，豈不被我斷送了你一個真功名，埋沒了你三篇好文字？莫講我今日之下沒福合你作這個通家，我婁蒙齋這場任性違天的罪過可也不小！你回去務必替我請教請教尊翁，這老人合那尊神端的是怎生一個原由，我是要把這節事刻在科場果報裡邊，佈告多士的。」

安公子聽他講了半日，早已悟到他講的那老人所說的「予何人也」那句話，自然該是自己的祖岳老孝廉何焯；那位尊神所說的「吾神何來」那句話，一定便是自己的岳父新城隍何杞了。但是想了想，今日初謁師門，怎得有許長工夫合他把《兒女英雄傳》前三十五回的評話從頭講起？只得說道：「雖說如此，究竟仗著老師的力薦成全，才得備中。」那房師聽了大喜。茶添二道，論了會子安公子的詩文，又細問安老爺的官階年紀，才知是位先達，益加起敬。安公子也便告辭，準備去拜見座師。

接著城裡正有許多應酬，他因記掛著還不曾拜過父母，因此拜過座師便一逕出城回家。在天地佛祠、父母前磕過頭，便在上屋拜見了舅母、岳父母，又去在何家岳父母祠堂、先生館裡行了禮，重新回到上房，才把他見各位老師的光景以至他那位房師講的話，細回了父母一遍。闔家聽了，無不驚異贊歎。

何小姐此時想起他父親來，未免一陣心酸，眼圈兒一紅，只是在公婆跟前不好悲泣。不想安老爺那邊早已淚流滿面，嗚咽不止，一面擦著眼淚，向太太說道：「我這位恩師在生之日，我不知受了他老人家多少栽培。不想今日之下，他老人家久歸道山，還來默佑這個小子，叫人怎的不感極而泣！」因又吩咐公子道：「至於你身受你祖岳、岳父的栽培，從此更當益加感奮，勉圖上進；卻不可仗著這番鬼神之神德，稍存一分懈怠。」

須知天道至近，呼吸可通，善惡禍福，其應如何。你可曉得一念不違天理人情，天地鬼神會暗中阿護；一念背了天理人情，天地鬼神也就會立刻不容。《易》有云：『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』你只看他這『積』字、『餘』字、『必』字，何等有力兩有把握！只可惜世人都把他作老生常談，讀過去了。往往丟了這玉檢金科，靠些才智用事，以至好端端的骨肉倫常，功名富貴，轉瞬間弄到蕩析淪亡，困窮株守，豈不可惜！」當下公子敬聽著父親的教訓，便也如對著天地鬼神一般。

列公，你看這位安老先生，惹著他便是一篇嘮叨，言者何其苦不憚煩，聽者無乃倦而思臥。其奈他家有這等一個善教的老子，便有那等一個肯受教的兒子，也算得個千載奇遇了。

閒話少說。卻說安公子見過父母，才回到自己屋裡。金、玉姊妹今日之下盼得夫婿中了，兩個是一團精神，張羅換衣裳、換帽子。這個叫丫頭伺候茶水，那個又叫嬾嬾預備吃食；這個問了番連朝的車馬勞頓，那個又提了些那日的晴雨寒暄。

看了他三個這番閨房呢呢，兒女喁喁，不禁令人要笑不知愁的那個「閨中少婦」，當春日凝妝上那座翠樓的時候，忽然看見陌頭一片楊柳春色，就後悔不該叫他夫婿遠去覓封侯起來，那一悔，真真悔得丟人兒，沒味兒！

閒話少說。卻說安公子次日起來，依然回明父母進城，忙著去作會同年、會同門、公請老師、赴老師請、序齒錄、送硃卷這些事。直等赴過鹿鳴宴，拜完了客，也就耽延了十餘天，早又交了十月，才待回莊園而來。到了家，只見門前冷靜靜的，眾家人都不在跟前，只有個劉住兒在那裡看門，便問他道：「老爺是在上房裡，是在書房裡呢？」他回道：「老爺飯後同程師爺帶了個小小兒子，往近山一帶開走去了。」公子便一路進了二門，早聽得太太歡笑之聲，隔著玻璃一望，原來同舅太太、張親家太太帶了長姐兒在那裡鬥牌呢。

公子進了屋子，見過母親，也說了些連日城裡應酬匆忙的話，便問道：「我父親不在家，母親今日倒無事？」安太太道：「可不是，自從你倆媳婦兒接過這個家去，弄得很妥當，想的也週到，我同你父親可就省大了心了。這幾天你父親沒事，吃完了飯只坐在那裡拿著本子書瞧，我說：『這麼好天氣，為甚麼不學鄧九公也出去閒走走，活動活動呢？』今日才同你師傅到晚香寺看菊花去了。我閒著也是白坐著，我們就打起骨牌湖來了。你瞧，那机兒上的錢都是我贏的，回來咱們娘兒們商量著弄點兒甚麼吃。——也難得贏你舅母倆錢兒。」

舅太太笑道：「輪倆兒輸倆兒罷，好容易盼得不鬥那個揪心牌了！」公子也笑了。因回頭不見金、玉姊妹，便問丫頭們道：「兩位大奶奶呢？怎麼一個兒也不在這裡？」張太太道：「他倆可不得閒兒耍呀，忙了這幾日了。」太太道：「真個的，你也家去瞧瞧罷，他們今兒忙呢。」

公子便出了上屋，回到自己院來。將進院門，只見張進寶、華忠、戴勤、晉升、梁材等一干人都站在倒座東邊那間窗前，聽著兩位大奶奶屋裡吩咐甚麼話呢。他進了院門，便奔了那屋裡來。聽得屋裡回了一句說：「爺過來了。」他姊妹早已迎到堂屋裡，接著問了兩句閒話，便要跟過住房來。公子道：「就在這裡坐罷。」說著，公子先走到裡間。只見靠北窗八仙桌子上堆著大高的兩摞冊子，旁邊又擱著筆硯算盤。公子道：「請治公。」何小姐便笑道：「既如此，索興讓我們把這點兒事料理完了，咱們好說閒話。」

兒」公子便在靠南一張小牀兒上坐下。

只聽何小姐向窗外叫道：「張爹，你把他帶進屋裡來。」張進寶答應一聲，帶進一個人來。公子一看，原來是戴勤。這個當兒，何小姐還一長一短的合大家閒話。一見戴勤進來，忽然把臉一沉，問道：「我當日派你們幾個人分管這幾項地的時候，話是怎麼交代的？怎麼眾人都知道巴結，照數催齊了，獨你拖下尾欠來？是甚麼原故？」戴勤忙回答道：「奴才管的那地裡本有幾塊低窪地，再者今年的雨水大，那棉花不得曬，都受了傷了。下欠的奴才也催過他們，趕明年麥秋准交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哦，這就是你拖欠的原故！難道你們四個人管的地不是我責承你們公同均勻搭配齊了的嗎？是獨你管的這項地裡有低窪地，是別人管的地裡沒種棉花，還是今年的雨水大，單在你管的那幾塊地裡了呢？這是莊頭佃戶搪塞你的話，你怎麼也照著樣兒搪塞起我來了？有這樣的，不如照舊由著莊頭鬼混去，老爺、太太又派管租子的家人作甚麼？」把個戴勤問的閉口無言，只低了頭。

又聽何小姐發作他道：「我是怎麼樣囑咐你，說你『向來臉軟，經不得幾句好話兒，這可是主兒家的事情，上上下下大家的吃用，別竟作好好先生，臨期自誤。』怎麼頭一年就合我打起擂台來了？還是我這話囑咐多餘了？還是你是我的嬾嬾爹，眾人只管交齊了，你交的齊不齊就下的去呢？你把這個道理講給我聽聽！」戴勤聽了這話，連忙跪下說：「奴才下去趕緊催去。」

何小姐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有此時才催的，早作甚麼來著？交代這差使的第一天，我當著老爺、太太面前告訴過你們：『大家辦好了，老爺、太太自有恩典，是大家的臉面；倘然誤了老爺、太太的事，那一面兒的話，我就不說了，臨期你們大家可得原諒我。』不想大家都知道原諒我，倒是從你第一個先不原諒我起。很好！」說著，把小眉毛兒一抬，小眼睛兒一瞪，小臉兒一揚，望著張進寶叫了聲：「張爹，」說道：「你把他帶到外頭老爺書房頭裡，請出老爺的家法來，結結實實打他二十板子，再帶進來見我！」

戴勤此時唬得只是磕頭，求奶奶開恩。院子的家人一個個屏聲息氣，連咳嗽也不敢輕易咳嗽。堂屋裡的僕婦丫鬟只鴉雀無聲的竊聽，把個隨緣兒媳婦急得只是怪哭，悄悄兒磨著他媽給進去求求。戴嬾嬾也自著急，待要進去，又慌著不敢進去。

早聽張姑娘勸了一句，說：「姐姐，看著我，饒他個初次罷。」只這一句，便聽何小姐高聲說道：「妹妹，不是這麼著。

這樁事，你我兩個一般兒大的沉重，怎麼叫我看著你呢？要說因為這是個初次就饒他，我正為這是個初次，所以才饒不得他。這次正是個立法之初，饒了這次，往後就是例了；獨饒了他，眾人都有得說的了。要依然等到公婆操起心來，你我怎麼對公婆？又怎麼對眾人？慢講是他饒不得，假如華奶公今年有個拖欠，你我講不得也該是一例的照辦才公道。」

按下這頭。卻說安公子自從去年埋首書齋，偶然在家閒一刻，便見他姊妹兩個「三下五除二」的不離手，「五畝七分半」的不離口。因自己一向正在用功，正不曾留心這樁事到底弄到怎麼個分兒上了，不想今日才得應酬完了，跑回家來，正碰上這場熱鬧。一時坐在一旁，既不好伸手，又無從開口。

因覺得有些餓了，才叫人揀了幾個甜餠餅來，拿起來咬了一口，正在嘴裡嚼著，聽得他那位蕭史卿這半日倒像推翻了核桃車子一般，總不曾住話。說著說著，那個氣好比煙袋換吹筒，吹筒換烏槍，烏槍換炮，越吹越壯了。自己待要開言解勸，聽得張姑娘才說了一句，索性連他嬾嬾爹華忠也刮擦上了，卻也防一說吃個釘子。

正在為難，只見張進寶聽得大奶奶吩咐，先答應了一聲：「嘿！」便顛巍巍扶著杌凳兒跪下去，回道：「奴才有個下情，求奶奶恩典！」窗外的家人見他跪下，轟，都跪下了。兩個嬾嬾便也帶了隨緣兒媳婦跟著張進寶跪在屋門外頭。何小姐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「張爹，你快起來，有話起來說。」說著，便叫花鈴兒：「快把你張爺爺攙起來。」又說：「這事不與倆嬾嬾相干，你兩個也只管起來。」又叫大家也起來。

張進寶站起身來，才慢慢的說道：「這件事，戴勤算實在辜負主兒的恩典，就是奴才平日不能提補著他，也有不是。求奶奶開恩，可憐他個糊塗，聽不出主兒的吩咐來；再者，看他平日差使也還勤謹，奶奶賞奴才個臉，饒他這次。奴才下去幫他催去，也不用講甚麼麥秋不麥秋，那天催齊了，趕緊就交上來。要誤了事，請奶奶連奴才一並責罰！」戴勤此時一聲兒也不敢言語，只在那裡磕頭。

只聽何小姐坐在上面說道：「張爹，你是個有歲數兒最明白的人，我方才的話，卻不為他短交這百十吊錢起見。你知道的，帳上現在也不至於立等這項錢使，也不是我年輕高興，不顧家人含怨；便是看著我嬾嬾從小兒奶到我這麼大，在他跟前也該從寬些。但是嬾嬾爹、嬾嬾媽怎麼重也重不過老爺、太太去，也重不過家裡這個大局去。」說著，又問著公子合張姑娘道：「爺合妹妹白想，我這話說的是不是？」這二位好容易聽著他口話鬆了點兒了，誰還敢道個「不」字？二人齊聲答道：「說的很是。可是張爹方才說的，只可憐他個糊塗罷。」

說著，何小姐早又回過頭去，望著張進寶說道：「張爹，你既這麼替他說著，我只看你這個老臉兒，看著你，還是看著老爺、太太待你恩典重的上頭，今日權且饒他這頓板子。也不用你幫他催，大約叫他十天八天催齊也不能，限他到年底給我交齊了。」說著，又從桌兒上拿起一個單子來，交給張進寶看，說：「你瞧，這是我們商量著給你眾人擬出來的獎賞單子，打算請老爺、太太看了好施恩。他也是一樣。不想他不愛這個好看兒，叫我可有甚麼法兒呢？他這分賞只好撤下來罷。至於莊頭，可寬不得。你下去就照著我定的那個章程辦去。」

張進寶連珠炮的答應：「嘿！」便望著戴勤道：「這還不快叩謝爺合二位奶奶的恩典嗎？」那戴勤連忙摘了帽子，碰了頭，才隨張進寶出去。兩個嬾嬾合隨緣兒媳婦又進來要磕頭，何小姐連忙一把拉住他兩個，又安慰戴嬾嬾道：「你可別抱怨我，我可是沒法兒。」戴嬾嬾此時感畏不遑，那裡還敢抱怨。

當下他姊妹兩個歸著清楚，才回公子過住房來。

卻說安公子見金、玉姊妹已經把家裡整理得大有眉目，自己的功名卻才走得一半途程，歇了兩日，想到明年會試，由不得不急著用功。恰好一日安老爺偶然走到書房裡，見他正在那裡擬了幾個題目想要請老爺看定，依課作起文來。安老爺看了看，說：「題目倒都擬的是的，只是要作會試工夫，卻比鄉試一步難似一步了。鄉試中後便算交過排場，明年連捷固好，不然還有個下科可待；到了會試中後，緊接著便是朝考，朝考不取，殿試再寫作差些，便拿不穩點那個翰林。不走翰林這途，同一科甲，就有天壤之別了。所以凡有志科甲者，既中了舉，那進士中與不中雖不可預知，卻不可不預存個必中之心，早盡些中後的人事。這人事要怎的個盡法呢？只對策、寫殿試卷子這兩層功夫，從眼下便得作起。我的意思，每月九課，只要你作六課的文章；其餘三課，待我按課給你擬出策題來，依題條對。凡是敷衍策題、抄襲策料，以至用些架空排句塞責，卻來不得的。一定要認真說出幾句史液經腴，將來才好去廷對。你的字雖然不醜，那點畫偏旁也還欠些講究。此後作文便用朝考卷子體正，對策便用殿試卷子體正，待我給你閱改。非我見你既中了個舉，轉這等苦口，求全責備，也慮著你讀書一場，進不了那座清秘堂，用個部屬中書，已就『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』了。再要遭際不偶，去作個榜下知縣，我便是你的前車之鑒，不可不知。」

列公，只看這位安老先生怕作知縣算到了頭兒了，衛顧兒子也算到了頭兒了。但是也得他有那個衛顧兒子的本事學問。倘然我說書的果然也有個會試的兒子，卻叫我合他講些甚麼來？

閒話少說。卻說安公子遵著父親的教訓，依然閉門用起功來，準備來年會試。這書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捻指之間，早又到了次年禮闈臨近了。安老爺正想著這次不知是那幾位主司進去，不想得了信，這次的大總裁又熟人過多了。原來那時烏克齋已升了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十兼內務府大臣，莫學士也升了侍郎，吳侍郎又升了總憲，三個一齊點進去。正是安公子的兩位先生，一位世弟兄。不消關節，只看他的路數筆氣，那卷子也就是亮的了。何況他還是個門裡出身的真實藝業！此番焉有不中之理？

看看到了場期，那安公子怎的個進場出場，不煩重敘。等到出榜，又高高的中在十八魁以內。安老爺一家的歡喜熱鬧，更不待

言。緊接著朝考入了選，便去殿試。那殿試策題問的是經學、史學、漕政、捕政四道，安公子經安老爺這幾個月造就工夫，那本殿試卷子真真作得來經經緯緯，寫得來虎臥龍跳。欽派閱卷大臣把他優定在前十本以內。城裡有烏、吳、莫三位這等一班最關切的人，還愁安老爺得不著信不成？當日就早先得了個密信，暗暗放心，說：「只要在前十本，無論第幾，這二甲是拿得穩的，編修便可望了。」

卻說到了升殿傳臚的頭一天，讀捲大臣先進上前十本去，恭候御筆欽定那鼎甲一二三名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二甲第一名的傳臚，以至後六名的甲乙。上去之後，那班新進士都在保和殿後左門外候旨，預備欽定下來，那個占了前十名，立刻就預備帶領引見。這個當兒，除了那殿試寫作平平、自分鼎甲無望的不作妄想外，但是有志之士，人人足昂頭在那裡望信，想這個前十名，更想那前十名鼎甲的三名。內中只有安公子此時不但自知旗人格於成例，向來沒個點鼎甲的，便是他在前十名也早密密的得了信兒了。心裡暗想：「便是取在第十名，也還在二甲裡。此番回家，上慰父母所不待言，連我那蕭史、桐卿那個『插金花』、『飲瓊林酒』、『作夫人』的三個難題目，我也算交過兩篇捲了。」因此他只管在那裡一樣的聽信，卻比眾人心裡落得安閒自在。閒中無事，只靠在後左門旁邊望著大院子裡看熱鬧。

只見那座宮門的階兒倒有一人多高，正門左門掩著，只西邊這間的門開著一扇，豹尾森排，雀翎拱衛，只不聽得有個高聲說話的。再看院子裡，那些預備帶領引見的官員，都在乾清門階下伺候聽旨。又有這班新進士的同鄉、同年、至親本家，這日有事無事都各各借樁公事來關切探聽。還有一班好事些的，雖然與他無干，也要知道知道這科的鼎甲是誰。

又有那些跟班的筆政爺們，更要竊聽個消息，預備在大人跟前當個鮮明差使。一進那大院子裡千佛頭一般，擠擠擦擦站了一院子人，都揚著腦袋向那乾清門上望著。那門上站的一班侍衛公不住的在那裡吆喝「積攔汗」。「積攔汗」者，清語「聲音」也。恐其人多聲眾。雖聖人遠在深宮，一時聽不見，防得是御前大臣碰見，普化天尊般的一聲雷，那些侍衛公便持不住。

大家正在盼望，只見一個奏事黃門官從門裡出來，宣了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、傳臚的名次。人多地方敞，一時有聽的真的，有聽不真的，還有站得這些擠在後面的，許多人一個個矮身欠腳，長身延頸，半日還不曾打聽明白狀元是誰。又彼此探問傳說了會子，才知那一甲一名狀元姓奚，江蘇人，名叫奚振鐘；一甲二名榜眼姓童，浙江人，名叫童海晏；一甲三名探花，便是正黃旗漢軍人安驥；二甲一名傳臚卻是個姓馬的，叫作馬行顯。那狀元、榜眼、傳臚的一班親友聽得，個個歡喜，所不待言；只忽然聽得本科探花點了個旗人，人人驚異，都說：「這實在要算本朝破天荒的第一人了！」紛紛納罕。

那知我大清兵民畏法，官吏知法，大臣執法，聖天子神明乎法。原來那日進上前十本殿試卷去，聖人見那第三本，雖然寫作俱佳，只是策文靡麗而欠實義，字體姿媚而欠精神，料不是個遠大之器。及至看到第八名安驥這本，不但寫得黑圓光潤，那策文的經學、史學兩條，對得本本源源，漕政、捕政兩條，對得來條條切中利弊。天顏大喜，便從第八名提向前來，定了第三名，把那原定的第三名改作第八名，因此安公子便占了個一甲三名的探花郎。

卻說後左門的那班新進士，見宮門一陣簪纓亂動，知是卷子下來了。時候離得越近，心裡望得越緊。緊接著便是那班帶引見的官如飛而來。忽然見一個胖子分開眾人，兩隻手捧著個大肚子，兩條腿踉蹌踉蹌的跑得滿頭是汗，張著張大嘴，一上階便叫：「龍媒！龍媒！」眾人又不知龍媒為誰。他一眼看見安公子，便跑到他跟前，只說了個「恭喜」兩個字，便扶了安公子的肩膀喘個不住，可再說不出話來了。

安公子出其不意，倒被他唬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才認出是何麥舟。這何麥舟便是安公子當日上海安的時候，同管子金兩個來幫盤纏的那人。安公子見他這個樣子，只問說：「怎麼了？」他才喘吁吁的伸了三個指頭，說：「龍媒，恭喜！你點了一甲三名探花了！」安公子只是不信。這個當兒，早聽那班帶引見的官兒一名一名叫到他的名字，果然一甲三名叫得是安驥。安公子此時驚喜交集，早同了那九個人一個個跟著來到乾清門排班。

大家圍著一看，只見狀元清華豐採，榜眼凝重安詳；到了那個探花，說甚麼潘安般貌，子建般才，只他那氣宇軒昂之中不露一些猙獰，溫文儒雅之內不黏一點寒酸。真真是彝鼎珪璋，熙朝人瑞；就連那個傳臚也生得方面大耳，一部濃鬚，像是個幹濟之才。眾人不勝歎賞。那知這班草茅新近初來到這禁森嚴地方，一個個只管是志等雲飛，卻都是面無人色。十個人一班兒排在那裡，只口中唸唸有詞，低著頭悄聲兒的演習著背履歷。不一刻，只見黃門官站在那高階上，說了句「引見」，便魚貫而入的帶上去。引見下來，名次不動，靜候次日升殿傳臚。

卻說安公子回到宅裡，想到這番意外恩榮，諸事不顧，一心只想飛回去見著父母，正不知二位老人家當如何歡喜。無如明日便是傳臚大典，緊接著還有歸大班引見、赴宴謝恩、登瀛釋褐許多事，授了職，便要進那座翰林院到任。事不由己，無法，只得先差人回園代躬，給父母叩喜，就稟知所以改點一甲三名的原故。

這回書交代到這裡，又用著說書的「一張口難說兩家話」的俗套頭了，暫回來便要講到安老爺在家候信的話。

卻說安老爺到了公子引見這日，分明曉得兒子已就取在前十名，大可放心了。無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還加幾倍，一時又想到相公的滿州話兒平常，怕他上去背不上履歷來；一時又慮到孩子腴腆，怕他起跪失了儀。從天不亮起來，坐在那裡看兩行書，擱下；又滿屋裡轉一陣，寫幾個字，擱下；又走到院子裡望望。等到日已東升，這個心可按捺不住了。忙忙的洗了手，換上大帽子，到了自己講學那間屋子去，親自向書架上把《周易》著草拿下來，桌子擦得乾淨，布起位來，必誠必敬撲了回著，要卜卜公子究竟名列第幾。撲完，卻卜著火地晉卦，一看那「康侯用」「錫馬蕃庶」「晝日三接」三句，便有些猶疑，心裡暗道：「四大聖人這兩卷《周易》誠然是萬變無窮，我的這點《易》學卻也有幾分自信，怎的今日卜得這一卦，我竟有些詳解不來？按這個晉卦的卦象，火在地上，自然是個文明之兆，『康』字豈不正合『安』字的字義，『馬』字又是個『驥』字的左畔，分明是玉格的名字了。這『晝日三接』，不消說是個承恩之意，我心裡卻卜得是他的名次，難道會名列第三不成？那有個旗人會點了探花之理！不是這等解法。」又參詳了半日，說：「呀，不妙了！莫非他改了三甲了罷？」說著，又自己搖搖頭說：「益發不是，從沒個前十名會改三甲的。況且他那策底子我看過的，若說有甚麼毛病，那班讀捲的老前輩都是何等眼力，又怎的把他列到前十本去呢？」越想心裡越不解，便收拾起來，回到上房，把這段話告訴太太合舅太太。

舅太太說：「姑老爺，你不用盡著猶疑了。」因指著金、玉姊妹兩個道：「前兒個我們娘三個說閒話兒，還提來著，我說：『你們一家子只管在外頭各人受了一場顛險，回到家來，倒一天比一天順當起來了。』他姐兒倆提起張親家母去年的話來，還笑說：『這底下還要搶頭名狀元，作八府巡按呢。』我說：『你們倆不用笑，瞧起你們老爺、太太的居心行事，再碰上你們家的家運，只怕我們這個小姑爺子照鼓兒詞上說的，竟會點個鼎甲，放了巡按，還定不得呢。』瞧瞧，是應了我的話了不是？」安老爺此刻是一心正經，笑道：「這個怎的合那先天《周易》講得到一處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晉升忙忙的跑進來，說：「回老爺，有位老爺要拜會老爺。」老爺便怪著他道：「到底是誰要拜會我？只這樣一個禿頭『老爺』，我曉得他是誰？你說話怎麼忽然這等糊塗起來了？」晉升道：「這位老爺沒來過，奴才不認得。奴才方才正在大門板凳上坐著，見這位老爺騎著匹馬，老遠的就飛跑了來。到門口下了馬，便問奴才說：『這裡是安宅不是？』」奴才回說：

「是。」奴才見他戴著個金頂子，便問：「老爺找誰？」他說：『你快請你們老太爺出來，我有話說。』奴才問：『老爺怎麼稱呼？要見主人有甚麼事？說明了家人好回上去。』他說：『你別管，只管回去罷。』說著，自己把馬拴在樹上，就一直跑進大門來了。奴才只得讓到西書房去坐。他還說：『請你們老太爺快出來，我還要趕進城去呢。』」安老爺聽了，也心中詫異，不及換衣服，便忙忙的出去見那位老爺。安太太、舅太太、張太太一時聽了，更摸不著門子，不放心，忙叫了個小子跟著老爺出去打聽。

卻說那位老爺正坐在西書房炕上，撬著條腿兒，叨著根小煙袋兒，腰裡拿下火鏈來，才要打火吃煙。見一掀簾子，進來了個消

瘦老頭兒，穿著身舊衣裳。他望著勾了勾頭兒，便道：「一塊坐著，不測貴姓啊？」安老爺答道：「我便姓安。恕我家居，輕易不到官場，在場的諸位相好都不大認識了。足下何來？到舍下有何見教？」他這才知道是安老爺，連忙扔下煙袋，請了個安，說：「原來就是老太爺！」慌得安老爺躬身拉起說：「素昧平生，怎麼行這個禮，這等稱謂？請問外頭怎麼稱呼？」他才說道：「筆帖式姓賀，名字叫喜升。不敢回老太爺，外頭人都稱筆帖式是喜賀老大。我們大人打發來了，叫道老太爺的大喜，說宅裡的大爺中了探花了。」

安老爺聽他這話說得離奇，疑信參半，忙問：「貴官是那位？」他才說：「包衣按班烏大人。筆帖式今日是堂上聽事的班兒，我們大人把我叫到右門兒，親口吩咐說：「才在案兒上見前十本的卷子下來，看見大爺的卷子，本定的是第八名，主子的恩典，把名次升到第三，點了探花了。」差派筆帖式飛馬來給老太爺送這個喜信。還說因為老太爺是我們大人的老師，算煩筆帖式辛苦一蕩，筆帖式抓了匹馬就來了。方才筆帖式眼拙，沒瞧出老太爺來，老太爺萬一見著我們大人，還求美言兩句。」說著，又請了個安。

安老爺此時心裡的樂，才叫個夢想不到，那裡還計較這些小節！看了看那位喜賀大爺的年紀，才不過二十來歲，不好叫他「大哥」，又與他無統無屬，不好稱他「賀老爺」，便道：「老弟說那裡話，著實受乏了！改日我再親去奉拜，先叫我小子登門道乏去。」說著，讓他喝茶吃煙。那位喜賀大爺坐了一刻，便起身告辭，說：「筆帖式還得趕到宅裡銷差去呢。」

安老爺送到大門，看他上了馬，加上一鞭，如飛而去，才笑吟吟的進來。

這個當兒，安太太同金、玉姊妹以至舅太太、張太太早得了信了，彼此相見，闔家登時樂得神來天外，喜上眉梢。只這個當兒，泥金捷報也早趕到了。這番稱賀，不必講比公子中舉的時候更加熱鬧。

安老爺道：「大家且靜一靜，我這半日只像在夢境裡呢！」

說著，定了定神，才道：「這個信斷不會荒唐，我不能不信，卻不敢自信。我此時竟要親自進城走一蕩。一則，見了玉格，到底問個明白是怎生一件事；二則，他乍經這等一件意外的恩榮，自然也有許多不得主意，我應當面指示明白，免得打發個人去傳說不清。」安太太聽了，忙說：「老爺這話想的很是。」說著，一面就叫人預備車馬，打點衣裳。正上上下下裡裡外外忙成一處，這個當兒，公子差來的人也到了。安老爺接著問了問，依然不得詳盡，便穿好衣裳，催齊車馬進城。家中自有太太合二位少奶奶並家人們料理。按下不提。

卻說安老爺從莊園來到住宅，公子見自己不能分身回園叩謁父母，倒勞父親遠來，慌忙出來跪迎問安。此時父子相見，那番歡喜，更不待言。一時張老也迎出來，彼此稱賀。

安老爺進來，不及閒談，坐下便問公子究竟怎的便得高點鼎甲的原由。公子隨把今日引見並見著烏大爺怎的告知的詳細，從頭回了一遍，老爺方得明白。因也把今日早起卜《易》，怎的卜著晉卦，恰好烏大爺著那位喜賀大爺到園送信的種種情節，告訴公子。因說道：「從來說『聖心即天心』，然則前人那『誦《詩》聞國政，講《易》見天心』的兩句詩，真是從經義裡味出來的名言。便是我那日給你出的那個詩題，也莫非預兆了。」說著，才待合親家老爺敘敘連日的闊別，不想親家老爺倒像個主人，早在那裡替女婿張羅老爺的酒飯。

當下他父子翁婿飯罷。安老爺因公子中後，城內各親友都曾遠到莊園賀喜，如烏、吳、莫諸人以及諸門弟子也都去過。還有那個婁蒙齋，自從合老爺作通家後，見了安老爺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時常要來親炙領教。安老爺是「有教無類」的，竟熏陶得他另變了個氣味了。那烏克齋原是安老爺的學生，如今又作了公子的座主，早行了個先施的禮。彼此各行各道，公子尊他為師，他卻仍尊安老爺為師，此科甲中常例也。安老爺便趁這蕩進城，一一的拜過。又到了那位喜賀大爺門首道了個乏，倒累他次日連忙到莊園來請安繳帖，過了兩日，又送了八盒兒關防衙門的內造餽餅來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安老爺連日在城內拜完了客，又把公子的事一一佈置指示明白，便吩咐他索性等諸事應酬完畢再回莊園，又給他看定了個歸第的吉日，公子一時得了主意。安老爺便先回雙鳳村，閒中商量起兒子歸第的事來。

一天，老夫妻兩個同著媳婦正計議家事，只見舅太太合張太太過來。舅太太坐下便道：「姑老爺，我有句話要合姑老爺商量，可是張親家的事。親家公是慌著碰你個釘子，不肯說；親家母呢，他說他是個鋸了嘴的葫蘆，還說你說的話他聽著摸不著，叫我瞧瞧咱兒說咱兒好，還帶管說務必的得替他說成了才好。前兒個我合我們姑太太商量的會子，姑太太也拿不穩你老的主意。我這裡頭可受著窄呢。你可不許合我鬧一大車書，你就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。這件事總得給人家弄成了。」

論安老爺這個人，蹈仁履義，折視周矩，不得不謂之醇儒；只是到了他那動稱三代起來，卻真也令人不好合他共事。不知這位舅太太怎的一眼把個生剋制化的道理看破了，只要舅太太一開口，水心先生那副正經面孔便有些整頓不起來。也搭著這位老爺的近況正是身靜心閒，神怡興會，聽舅太太說了這陣，便笑道：「夫商量者，商其事之可否、互相商酌而行之謂也。你如今話不曾說，先說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，然則還商出些甚麼量來？」舅太太道：「我不管這些，你只說應不應罷。」安老爺道：「益發大奇！你就叫我寫篇文章，也得先有個題目；如今文章倒作了大半篇，始終不曾點出題來，卻叫我從那裡應起？」舅太太又道：「姑老爺常說的呀，孔夫子的徒弟誰怎麼聽見一樣兒就會知道兩樣兒，又是誰還能知道十樣兒呢。姑老爺這麼大學問，難道我說了這麼些句話，你還聽不出個四五六兒來嗎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阿！《論語》要這等講法，亦吾夫子這厄運也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你們可忤壞了人了！這到那一年是個說得清楚啊？等我說罷。」因說道：「張親家的意思是，因為玉格中了，要給他熱鬧熱鬧。」才說了一句，安老爺早一副正色道：「要是打算唱戲作賀，可斷使不得，這卻不敢奉命。」舅太太道：「不是，不用唬的那麼個樣兒！等我告訴姑老爺，張親家說的是，他們外省女婿中了狀元，都與丈人家請遊街誇官；就是咱們城裡頭，我也還趕上過，老年還興這個熱鬧兒。姑老爺想來也趕上了。講到你中舉的時候，我們家可沒請過，一一我先說了，省得你回來又比出個例兒來。如今張親家想著等女婿回來這天，打發人遠遠兒接出去，給他弄分新執事，也給他插上金花，披上紅，把他接了家來。一則是個熱鬧兒，再者，一個小孩子中了會子，也叫他興頭興頭。姑老爺說使得使不得罷？」

這個當兒，不惟安太太、金玉姊妹望著老爺慶賀罷，連長姐兒都不錯耳輪兒的聽老爺怎麼個說法。只見老爺聽罷，啞然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只道是怎麼個難題目，原來為此，何須辭費到如此！此亦不讀書之故也。聽我講，那花紅不消費心，有朝廷的恩賜，赴瓊林宴這日，一榜新進士都要領的；卻只有榜眼、探花、傳臚一定要披戴起來，才成得這個盛典。至於執事，國初的時候，官員都有例用的執事，只翻出《會典》來看，上面載得明明白白。如今玉格既點了探花，自然該有他應用的儀仗。這事便是真個請教孔夫子，孔夫子也沒個不許可的理。有甚麼使不得的？」

安太太見老爺難得有這等一樁俯順群情的事，也自高興，便閒談道：「真個的，既是例上有的，怎麼如今外省還有個體統，京裡的官員倒不許他使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是不能也，非不許也。你們既不博古，焉得通今？這可就要知『因地制宜，因時制宜』的道理了。我朝以弓馬取天下，從不曉得甚麼叫作圖安逸。國初官員乘馬的多，坐轎的少，那班世家子弟都是騎馬，還有騎著駱駝上衙門的呢。漸漸的忘了根本，便講究坐轎車；漸漸的走入下流，便講究跑快車；漸漸的弄到不能養車，便講究僱驢車；漸漸的連僱驢車也不能了，沒法，雖從大夫之後，也只得徒行起來了哇！何況一路還要到鼻煙鋪裡裝包煙，茶館兒去喝碗茶，這要再用上分執事，成個甚麼體統？如今既是親家這等疼孩子，我也不好故卻，待我著個人替他照那《會典》上開載的，不奢不儉置辦一分起來，何如？」張太太聽了半日，聽這句話頭兒，做佛是應了，便合舅太太說道：「我合你說啥話兒來著？人家親家老爺憑借事兒，你給他說在理上，他沒個不答應的不是？」舅太太道：「說了半天，敢則孔聖人就在這兒呢。」大家一笑而罷。

卻說安公子傳臚下來，授職用了編修。接著領宴謝恩，登瀛釋褐，一切公私事宜應酬已畢，便打算遵著安老爺給他定的那個歸第吉期，收拾回園，叩見父母。他未回家之前，那恩賞的旗匾銀兩早已領到。安老爺先在莊園門外立起一對高大朱紅旗桿，那莊門

外本有無數的大樹，此時正是濃蔭滿地、綠葉團雲的時候，遠遠的望著那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，便有個更新氣象。莊門上高懸一麵粉油大字「探花及第」的豎匾，迎門牆上滿貼著泥金捷報的報條。出入往來的那班家丁倍常有興。裡邊兩位當家少奶奶早吩咐人在當院裡設下天地紙馬、香燭香案，又掃除佛堂，上著滿堂香供，家祠裡也預備祭筵。安老夫妻又叫在何公祠也照樣備辦一分供獻。

是日，安老爺因是個喜慶日期，兼要叩謝天恩祖德，便穿了件絨線打邊兒加紅配綠的打字兒七品補子的公服。安太太、舅太太都是細子擎衣兒。張親家老爺先兩日早回了莊園，新置了一套羽毛袍套。親家太太又作了一件絳色狀元羅面月白永春裡子的夾紗衫子，穿的紗架也似的。金、玉姊妹此刻是欽點翰林院編修探花郎的孺人了，按品漢裝，也掛上朝珠，穿著補服。兩個人要討婆婆的喜歡，特特的把安太太當日分賞的那兩隻雁塔題名的雁釵戴在頭上。事有湊巧，恰值何小姐前幾天收拾箱子，找出何太太當日戴的一隻小翠雁兒來，嘴裡也含著一掛飯珠流蘇，便無心中給了那個長姐兒。他這日見倆奶奶都戴著只翠雁兒，也把他那只戴在頭上，「婢學夫人」，十分得意。

這日天不亮，張老便合親家借了兩個家人，帶了那分執事，迎到離雙鳳村二十里外，便是那座梓潼廟等候。那執事是一對開導金鑼，兩對「賜進士出身」、「欽點探花及第」的朱紅描金銜牌，一對清道旗，一對朱花旗，一對金瓜，一把重沿藍傘。

公子那邊從頭一日收拾停當了，次日起早，帶了家丁便回莊園而來。半路到了梓潼廟，吃些東西，換了衣服。一路鑼聲開導，旗影搖風，公子珠掛沉檀，章輝鸚鵡，頭插兩朵金花，身披十字彩紅，騎一匹雕鞍金鈔的白馬，迤邐向雙鳳村緩緩而來。一路也過了四五處煙村，也過了兩三條鎮市，那兩面鑼接連十三棒敲的不斷，惹得那些路上行人，深閨兒女都彼此閒論，說：「這讀書得作官的果是誰家子？」一程一程，來到臨近。公子在馬上望著那太空數點白雲，匝地幾痕芳草，恰遇那年下半年有個閏月，北地節候又遲，滿山杏花還開得如火如荼，四圍杏花風裡簇擁他白面書生的一個探花郎，好不興致！近山一帶那些人家，早就曉得公子今日回第的信息，一個個扶老攜幼，抱女攜男，都來夾道歡呼的站在兩旁看這熱鬧。內中也有幾個讀過書的龐眉皓髮老者，扶了根拐杖，在那裡指指點點說道：「不知這位安水心先生怎樣自修，才生得這等一位公子！又不知這位公子怎樣自愛，才成了恁般一個人物！」

話休絮煩。須臾，公子馬到門首。一片鑼聲振耳，裡頭早曉得公子到了。公子離鞍下馬，整頓衣冠。抬頭一望，先望見門上高懸的「探花及第」那四個大字。進了大門，便是眾家丁迎著叩喜。走到穿堂，又有業師程老夫子那裡候著道賀。他匆匆一揖，便催公子道：「我們少刻再談，老翁候久了。」

公子讓先生進了屋子，才轉身步入二門。早見當院裡擺著香燭供桌，金、玉姊妹在東邊迎接，一群僕婦丫鬟都在西邊叩見。公子此時不及寒暄，便恭肅趨鏘上堂給父母請了安，見過舅母、岳母。安老爺此時已經滿面的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」了。公子才得請過安，安老爺便站起來望著公子道：「隨我來。」便把公子帶到當庭香案跟前，早有晉升、葉通兩個家人在那裡伺候點燭拈香。安老爺端拱焚香，炷在香門裡，帶領公子三跪九叩，叩謝天地。退下來，前面兩個家人引著從東穿堂過去，到了佛堂。佛堂早已點得燈燭輝煌，香煙繚繞。安老爺向來到佛堂不准婦人站在一旁，敲磬的那個伺候佛堂的婆子老單，早躲在一邊去了。家人敲了磬，老爺帶領公子拜了佛出來，仍由原路出了二門，繞到家祠。因公子在城裡早在宗祠裡磕過頭了，便一直的進了祠堂，在他家老太爺、老太太神主前祭奠。行禮已畢，出了祠堂門，安老爺向來「行不由廵」，便不走那座角門，仍從外面進了二門，來到上房。公子待父親進房歸坐，便要給父母行禮了。

只見安老爺上了台階兒，回頭問著晉升、葉通道：「我吩咐的話都預備齊了沒有？」兩個答應了一聲：「齊了。」便飛跑出了二門，同了許多家人抬進一張搭著全虎皮椅披的大圈椅，又是一張書案來。你道安老爺一個家居的七品琴堂，況又正是這等初夏天氣，怎的用個虎皮椅披呢？原來那漢宋講學大儒，如關西夫子、伊、閩、濂、洛諸公，講起學來，都要設絳帳，擁鼻比。安老爺事師古，因經自己講學的那個所在也是這等制度，不想今日正用著他。抬進來，老爺親自帶了家人把那椅子安在中堂北面，椅子前頭便設下那張書案。

這個當兒，張老夫妻是在他家等著接姑爺呢，只有舅太太、安太太、金玉姊妹並一班丫鬟幾個家人媳婦在那裡。見安老爺回到上房且不下受兒子的頭，先這陣布席設位，諸女眷只得閃在一旁。舅太太先納悶兒道：「怎麼今兒個他又『外廚房裡的灶王爺』，闖了個獨坐兒呢。回來叫我們姑太太坐在那兒呀？」安太太見老爺臉上那番「屏氣不息，勃如戰色」的光景，早想到定是在那位神佛跟前許的甚麼願心，便在旁問道：「老爺不用個香爐燭台麼？好到佛堂請去。」只見老爺搖搖頭道：「那香燭都是那班愚僧誤會佛旨，今日這等儀節豈是焚香燒燭褻瀆得的！」當下不但諸女眷聽了不得明白，連公子也無從仰窺老人家的深意，只得跟著來往奔走。

一時設畢，安老爺又吩咐：「就上祭罷。」只見眾家人從二門外端進四個方盤來，老爺便帶了公子一件件捧進來，擺在案上。大家一看，右手裡擺著一方錫鑄的硃墨硯台，又是兩隻硃墨筆，挨著硯台擺著一根檀木棒兒，一塊竹板兒。左手裡擺著卻是安老爺家藏的幾件古器：一件是個鐵打的沙鍋淺兒模樣兒，底下又有三條腿兒，據安老爺平日講，說是上古燧人氏教民火食烹飪始興時候的鍋，名曰「燧釜」。一件像個黃沙大碗，說是帝舜當日盛羹用的，名曰「土鋼」。一件是個竹筐兒，便是顏子當日簞食瓢飲的那個「簞」。那個黃沙碗裡裝著一碗清水。那兩件裡，一個裝著幾塊山澗里長的綠翳青苔，俗叫作「頭髮菜」；一件裝著幾根海島邊生的烏皮海藻，便是藥鋪買的那個「鹹海藻」。把這分東西供得端正，然後安老爺親自捧了一個圓底兒方口兒的鐵酒杯，說那便是聖人講的「觚不觚，觚哉觚哉」的那個「觚」，杯裡滿滿盛著一杯清酒。老爺兢兢業業舉得升空過頂，從東邊獻到座前供好了，座旁三揖而退，才退到正中，帶領公子行了個四拜的禮。立起身來，又從西邊上去撤下那杯酒，捧著作了個揖。出了院子，早見葉通捧過一束白茅根來，單腿跪著放在階下。安老爺才望空一舉，把那杯酒奠在那白茅上。進來，又站在那書案的旁邊，問公子道：「你可知我今日這個用意？」

列公，你看安公子真算得了他老人家點兒衣鉢真傳，他會明白了。只聽他控背答道：「西邊這幾件自然是『丹鉛設教，夏楚收威』的意思。東邊那幾件想是『潤溪沼池之毛，蘋蘩蘊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。』那簞食瓢飲，正是至聖大賢的手澤口澤。只不知那奠酒為何要用著白茅根？」

安老爺道：「這個典，你只看『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無一宿酒』的幾句注疏，就曉得了。」公子道：「還要請示父親，今日祭的是那位古聖先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古聖先賢怎的好請到我內室來。」因指著何小姐道：「這便是他的祖父，我那位恩師。當年我不受他老人家這點淵源，卻把甚的來教你？你不經我這番訓誨，又靠甚的去成名？這便叫作『飲水思源，敢忘所自』。你要曉得，這等師生卻合那托足權門垂涎外任的師生，是兩種性情，兩般氣味。」安老爺將說完這話，舅太太便道：「得了，收拾收拾，二位快坐下，讓人家孩子磕頭罷。我也家去等著陪姑爺去了！」這裡眾人忙著收拾清楚，安老爺、安太太便向正面牀上雙雙歸坐，公子才肅整威儀，上前給父母行禮。

列公，你從他那頭上兩朵金花，肩十字披紅，朝珠補服，肅整威儀的情形裡頭，回想他三年前未曾見個生眼兒的人先臉紅，未曾著點窩心的事兒先撇嘴的那番光景，可不是大姐姐似的一個公子哥兒來著麼！才得幾天兒，居然金榜題名，玉堂學步，成了人了。只這膝前一拜，你叫他那雙父母看著怎的不樂！只見他老夫妻一個撚鬚含笑，一個點首堆歡，兩邊站著那班丫鬟僕婦望著老少主人，也都是展眼舒眉，一團喜氣。

這個當兒，就把個長姐兒忙的，又要伺候老爺太太，又要張羅兩位奶奶，已經手脚不得閒兒了。他還得耳輪中聒噪著探花，眼皮兒上供養著探花，嘴脣兒邊念道著探花，心坎兒裡溫存著探花。難為他只管這等忙，竟不曾短一點過節兒，落一點神情兒。長姐兒尚且如此，此時的金、玉姊妹更不消說，是「難得三千選佛，輸他玉貌郎君；況又二十成名，是妾金閨夫婿。」他二人那一種臉上分明露的出來口裡轉倒說不出來的歡喜，就連描畫也描畫不成了。

一時，公子拜罷起來。只聽安老爺合太太說道：「太太，我家這番意外恩榮，莫非天貺君恩，祖德神佑！不想你我這個孩子，不及兩年的工夫，竟作了個『華國詞臣，榮親孝子』。且喜你我二十年教養辛勤，今日功成圓滿，此後這副承先啟後的千斤擔兒，好不輕鬆爽快！」太太道：「是雖說是老爺合我的操心，也虧他的自己立志。我不是說句偏著媳婦的話，也虧這倆媳婦兒幫他。」老爺道：「正是這話。古有云：『退一步想，過十年看。』這兩句話似淺而實深。當我家娶這兩房媳婦的時候，大家只說他門戶單寒；當我用了那個知縣的時候，大家只說我前程蹭蹬。你看今日之下，相夫成名的，正是這兩個單寒人家的佳婦；克家養志的，正是我這個蹭蹬縣令的佳兒。你我兩個老人家往後再要看著他們夫榮妻貴，子孝孫賢，那才是好一段千秋佳話呢！」

這正是：

如花眷作探花眷，小登科後大登科。

這回書交代到這裡，便是《兒女英雄傳》第四番的結束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